

cmchao / February 01, 2018 12:48PM

[台灣若成立原住民族大學，那就讀的原民生還會是「特殊身份學生」嗎？](#)

台灣若成立原住民族大學，那就讀的原民生還會是「特殊身份學生」嗎？

BY 讀者投書 · 2018/01/30

就在去年（2017）底，原住民族委員會委託東華大學執行「國立原住民族大學設立可行性評估」研究案，盼在未來於台灣設立首間的國立原住民大學。此消息一出，立刻引起教育界及原住民族人的高度關切與討論。

有人將之視為政府對原住民族轉型正義的落實，也有許多人擔憂其在教育內容與課綱編撰將會面臨困境。而不論聲浪是正是反，此案都可說是台灣在原住民教育政令上的創舉。

事實上，自從立法院通過實驗教育三法以來，有越來越多學校申請學校型態實驗教育，像是以排灣族為主的屏東地磨兒國小與台東土坂國小，前者從 2016

年開始，使用以排灣族文化為主體設計的族群本位教材，並運用數位化的電子教材。而後者實施全台首座「vusam 文化實驗小學」，將學校課程加入部落傳統生活技能與族群文化。除此之外還有許多原鄉小學紛紛跟進，讓孩子從小開始學習屬於自身的文化，將族群特色融入國民教育之中。

學習母體文化，都市環境不比原鄉

相較於原鄉學校豐富的文化課程，那麼在都市就學成長的原住民孩子呢？

其實也有不少都會區的中小學有開設校內的族語班，不過實際情況多為：將校內的原住民學童集合起來，形成一個文化交流的小社團。再者則是：只有學生人數較眾的幾個族群有聘請族語老師來教課，其他少數族群的孩子於是少了學習族語的機會。既無法為都市原住民學生在傳統文化知識上進行更實地的傳授，也難以針對各族不同地區和語系來深入指導。

自學校型態的實驗教育往上延伸到專科以上，近年來也陸續有多所高中及大學開設原住民專班或社團，將校園中的原民學子匯聚在一起，定期開辦民族教育活動，使離鄉讀書的原住民學生在群體中產生歸屬感，進而自覺探尋自身文化的根源，在漢人教育環境中加深自我的民族認同。不過由於都市的環境終究是不比原鄉親近，深度參與部落相關祭儀活動的機會相對較少，長居漢人社會之中也必須更多花時間適應文化與習慣的差異，因此成效依然是十分有限的。

25366235558_ad242e3be3_k

都會區民族教育環境不比原鄉，往往無法針對各族群進行深入指導。圖為紐西蘭 Rotorua 的工藝學習機構 Te Puia，專門指導各地學生學習毛利工藝。（Credit: Shiny Things / CC BY 2.0）

搶救族語，原民大學應積極面對

根據聯合國於 2009 年所發出的「世界瀕危語言」地圖，台灣有許多原住民族都榜上有名。邵語、噶瑪蘭語等人數較少的族群語言被列為「極度瀕危」的語言，賽夏語和布農語則分別為「嚴重瀕危」及「明確瀕危」。而族群人數最眾的排灣族、阿美族、泰雅族，其族語也被納入了「脆弱」的級別，顯示了原住民族語流失的快速與嚴重性，因此搶救族語可謂首要之急。

而當前族語教學的瓶頸在於師資的欠缺，許多能教族語的老師年齡平均都在 50 歲以上，勢必需要更多年輕的人才投入。原住民大學若成立，則應更積極面對這個課題。能否網羅更多族語教學的資源與人力，規劃有效且深入的族語課程訓練，達到語言復育的成效，是我們需要迫切期盼的。

原住民大學成立，原民生還會是「特殊身份學生」嗎？

現有的教育政策中給予原住民學生諸多的優惠保障，不論是升學考試的加分制與保障名額，或是就學時的獎助學金及學費減免，都使原住民學生在求學歷程之中減輕許多壓力，然而這也進而造成許多原住民學生與同儕之間的程度形成落差。

原住民大學的成立若為真，那麼其入學門檻及各種獎助辦法是否該另行改革？如果參照往例施行，那麼幾乎全校的學生都將有資格獲得學費的減免及助學金，如此一來在財務預算上必定會是巨額的負擔。另外，若要有效培養原住民學生自主自發的競爭與學習能力，是否也要斟酌不採用保障名額與加分制，讓原民學生都能以所謂「一般生」的身分，憑藉自身的實力，在校園中共同學習，身分別的轉換也是應當衡量的問題。

國家所賦予原住民族的優惠，是源於原住民處於漢人社會中，因為文化上的差異以及教育資源的不一所做的補償，然而在原住民大學這個以原住民為主體的環境中，則不需再如過去的教育體制一般，坐擁「特殊身分」的待遇，而是進一步嘗試將所有學生以一般的平等身分視之。

台灣經歷多年的政黨輪替與立法修法的歷程，對於原住民族文化的關注與關心是有目共睹的，不論是在原鄉產業的推廣，或是教育政令的研討等等，每年都不遺餘力地推行著。台灣對於島內文化資產的保存相當積極，時至今日，社會也多能包容並欣賞原住民族的族群特色，這些改變都給予族人很大的欣慰與感激，使我們有很大的空間得以回溯，並且發揚自身的民族傳統。

如今國立原住民大學的草擬更是一個里程碑，只是面對原住民共 16 支族群的多元組成，在課程內容的設計，以及教學者的尋找，勢必都會是嚴峻的挑戰。不過筆者依然保持樂觀展望的態度，期待政府與教育相關單位能討論出更多有力有效的方案，替原住民族的下一代開發更多新的可能。
